



3E 潘凱澄

我望著眼前這碗豆腐花，甜滋滋的黃糖鋪灑在白花花、滑嫩的豆腐花上，可我放進嘴裡，卻感到索然無味。再細細品嚐也找不到那碗由外婆粗糙的手給我做的豆腐花的影子，那碗豆腐花只有少許的黑糖，卻甜了我一整個童年。

小時候，我老是在外婆開的老舊豆腐花店待上一整天。每天放學後，我總會馬不停蹄地跑到外婆的店，外婆就會遞上一碗撒上了少許黑糖，充滿豆香的冰豆腐花，炎炎夏日時，吃上一口感覺都要「回魂」了，外婆總會笑我食的粗粗魯魯的，一點也不像女孩子。每當外婆要外出買材料時，我就是一店之主。我踏著小木椅向客人們收錢，也會遞豆腐花給客人。街坊們都常常給我一些小零食，所以每到打烊時，我就會提著一袋小零食與外婆向著夕陽手牽著手回家，外婆的手如冬天熱騰騰的豆腐花一樣溫暖，但與滑嫩的豆腐花不一樣，十分粗糙。

我也跟著外婆一起學習如何製作一碗令客人會心一笑的豆腐花。別看他小小一碗的，做起來原來這麼麻煩，又要磨黃豆，又要注意溫度加這個加那個，在只有一部嘎吱嘎吱作響的電風扇下，我很快就熱得滿頭大汗，坐在小木椅上看著外婆細心地製作，她如雕塑一件瑰寶，就這樣冰涼的黑糖豆腐花陪伴了我一個又一個夏天。

但我慢慢長大了，外婆的背卻一天天被那沈甸甸的磨豆機壓了下去。來的客人越來越少，對面街上那間裝修精美的咖啡店每天都大排長龍，我也不再喜歡吃豆腐花了，覺得它很老土，單調乏味。奶奶在我讀中一那一年關了豆花店，也因疾病需要在醫院治病。有一次我去探望外婆，之前能抬得動磨豆機的外婆，連豆腐花的勺子也拿不起來。身上也不是甜甜的豆香味，而是消毒酒精的味道。過了一年便微笑著地離開了。

我在這碗豆腐花體會了童年的快樂，這碗豆腐花堆疊了我的童年，我也深深從這碗豆腐花中感受到外婆對我濃厚的愛。

<完>